

香港經濟問題的關鍵

劉廼強

香港的經濟問題的關鍵在於失位，定位模糊，方向不清。特區政府雖云已放棄積極不干預，但具體政府在香港經濟發展和穩定要扮演一個什麼角色，至今仍未有任何定論。特首曾蔭權公開宣稱，香港實行市場經濟，所以無所謂定位問題。所以，直至今天，特區政府不但實際上依然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它在基建投資和扶持中小企業等方面，比殖民地政府更消極保守，更無方向感。董建華曾經嘗試較為積極進取，但執行方面一塌糊塗，虎頭蛇尾，淺嘗即止。到後來，他完全退縮回到傳統金融、服務、旅遊、物流四大支柱產業，但既不致力提升，又不作突圍轉型，坐吃山崩，無所作爲。

零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中央積極支持香港經濟走出低谷，更進一步鞏固了香港決策層的「機會主義」，認為作為開放式島型經濟，香港經濟的興衰從來都受在因素所支配，只能聽天由命。當前香港鴻運當頭，更加要掌握時機，「有風駛盡絳」，全面依靠祖國，專心「搵快銀」。這樣一來，香港經濟的活力，在過去幾年好景當中，竟然諷刺地更加萎縮，越來越依靠國家的優惠政策。連四大支柱中公認最有競爭力的金融中心，也是如此。全靠巨型國企在港上市，把香港股市推到全球第三的位置。今天香港股市的市值總額，有一半是紅籌 H 股。在順境當中，香港並沒有致力把市場多元化和國際化，香港股市的盛衰，完全由中央批准多少企業來港上市，多少資金來港投資所決定。一旦 A 股回歸成潮，香港便大難臨頭，需要中央截止，並宣佈「投資自由行」才轉危爲安。

最近特區政府改變態度，願意與深圳進一步融合，組成「港深都會」。與深圳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與深圳攜手打造世界級的國際大都會。「2006 年香港與深圳 GDP 總量達 2590 億美元，僅次於東京、紐約和倫敦等地，位居全球前列；在城市規模上，港深兩地面積 3000 多平方公里，人口 2000 多萬，超過東京和倫敦；在產業優勢上，香港是公認的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擁有發達的服務業，而深圳是全球許多產品的製造中心；從交通看，香港的碼頭和深圳的港口均是世界排名前位的集裝箱大港，香港機場的貨運量名列世界首位，港深兩地機場的客運總量加總後也排在全球前十位。從趨勢上看，港深兩地完全有條件經過進一步整合，發展成爲一個具有高度競爭力的國際都會。」¹

但是如要與深圳融合，前提是香港首先要弄清楚本身的方向和融合後的目標。亦即是說，香港自身沒有清晰的成位和方向的話，根本難以與深圳一體化。港深無序的融合，做大了卻未必能做強，對彼此的效益都不大，反而有可能會因互相拉扯而出現損耗，成了雙輸之局。光是追求兩市合璧之後的規模，是重覆以往我們

¹ <http://www.bauhinia.org/publications/BFRC-HKSZ-Report-TC.pdf>

一味追求做大做強的覆轍。大未必就強，只有深圳和香港都各自訂了清晰目標，再合起來，訂定一個雙贏的方向，做強做大，一體化才有真正的意義和效益。²

香港一旦採取措施，要其自身定位的話，問題便來了。這首先顛覆了特區政府的整套經濟理論和理念，有關官員全面換腦袋之後，還要為此建立一大堆機制和程序。因為在此之後，特區政府無論在宏觀和微觀的經濟管理，都要全面改變和改革，才能適應。

回歸之後，港深第一次全面合作的機遇，可保證香港能成為大珠三角經濟區的龍頭，但是主要由於當時當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的刻意阻攔，這個機遇我們錯過了。這是第二次機遇，如果特區政府如看不到這一點，我們未能全面適應，與深圳配合，未能及時完成「港深都會」目標的話，香港在整個中國的發展當中進一步邊緣化，將無可避免。如果香港再錯過這次機遇，以港深兩地的發展速度，深快港慢，相差超過一倍，下一個機遇來臨時，很可能深圳是牽頭者，香港只能處於被兼併者的地位。

現在從各方面看來，港深經濟一體化，於大概十年之內，達致一城兩府的局面，都已經是勢所必然，無法逃避。因此在未來五年曾蔭權任內，香港經濟管理從理論到運作框架，都要大體完成。這對香港來說，既是轉型，同時也是提升。港深都會完成之後，香港將進入政府功能轉換、方向和目標清晰的另一個發展全新黃金時代。因此，為香港經濟作定位，已經急在眉睫，刻不容緩。

對於未來五年的經濟增長，曾蔭權在他連任之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已經作出清晰的刻劃。他宣布在任期內會致力推動十項重大基建工程上馬。「這些項目不但可以拓展空間讓香港進一步發展，更可以改善內部交通情況，將社會、文化、商業活動用更快捷方便的運輸系統聯繫起來。更重要的，是藉強化香港與毗鄰的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在鐵路和道路交通網絡上的聯繫，加強香港與周邊區域的融合，鞏固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地位，為未來的持續發展奠下新基礎。粗略估計，當這些項目完成、投入運作至成熟階段，可以每年為香港經濟創造逾一千億元的增加值，大概相等於二零零六年本地生產總值的百份之七，同時可以為我們創造額外約二十五萬個職位。」³簡而言之，如一切順利，按這計劃進行的話，通過一系列大型基建投資，未來五年的經濟以超過百份之七的較高速度增長，已經有了保障。特區政府已無後顧之憂，大可從容作出新定位的規劃，和政府較為進取有為的態勢作出準備。整個社會，也要為此作出調整和適應。上下要有共識，什麼是政府應該做的，什麼是它不適宜做的。有了共識，就不會每走一步都有爭論，都有阻滯。

²本期訪問陳啓宗先生時，他也表示類似的意見，突別提出深圳本身也有定位不清的問題。

³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7-08/chi/docs/policy.pdf>

從上述施政報告看來，對於香港未來發展的定位，曾蔭權特別突出「國際金融中心」。金融中心是香港傳統四大支柱產業之一，明確的寫在《基本法》和「十一五規劃」中，本身已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地位和競爭力，與內地各城市，包括上海相比較，也有明顯的優勢。另一方面，配合我國的發展，也需要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正式自我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既是現有產業優勢的提升和伸延，也符合國家整體的發展，是一個合理的定位，社會上也不會有太多的爭議。

在施政報告中，曾蔭權也具體闡述了往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策略：金融市場深化和多元化。當中列舉了人民幣市場持續發展、加強與內地金融合作、開發伊斯蘭債券市場、發展國際仲裁服務等幾個方向。只是除了發展伊斯蘭債券市場較有新意之外，其他無甚高論，而且也有過分依靠內地的傾向。如果這是香港未來的定位和發展的主攻方向，有需要更加豐富內容和增加創意、新意。這裡政府需要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如何推行和落實策略？如何構思配套措施，如人才的吸引和內部培訓等等？都有待進一步清晰化。不然的話，完全交給市場，首先就毋須由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其次也一定會影響速度，未能達到香港本身和國家發展需要的要求。到時國內外其他城市很可能迎頭趕上和超越，香港又平白喪失了另外一個機遇。

如果把香港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與港深都會的策略合在一起規劃。問題便更加複雜，因為這一定要考慮香港和深圳兩個城市如何分工和合作，兩地需要為此作深入的溝通，達成共識。在金融中心方面的發展，香港將毫無疑問是龍頭，因而更應作出主動，帶動全局。事實上，如果把深圳放進香港未來規劃的視野當中，便會發覺有許多以前難以想像的新思維，值得探索。例如，把兩地股票市場合一，再作分工，深圳負責創業板，香港專注搞主板。而以往香港搞期貨市場，除了金融期貨之外，其他無一成功，但是如通過深圳直擊內地需求，應可開拓一系列期貨產品，充實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內容。朝這方向思考，應該大有文章可作，亦符合做強做大的策略。

但是除了國際金融中心之外，曾蔭權暫時並沒有提出其他定位方向。要知道，香港人口結構，有大量中等教育水平的就業人口，光靠高增值，但低就業潛力的金融中心這一元，並不能解決香港的經濟問題，需要低增值、高就業的另外一元配合，才能有效解決就業和連帶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目前的二元經濟，基本上是靠金融和商貿中心這一元，和旅遊及物流業這另外一元來支撐。但是這四條支柱，事實上都各有問題。即使是金融中心，目前香港優勢產品過分單調，和過分依賴國家政策的傾斜，本身缺乏活力，已存在隱憂，只是相對來說，還有一定的優勢。其他三條支柱，提升乏力，問題逼切。商貿中心的優勢，將會隨著內地服務水平提升，和服務對象不斷北移而告減退。物流業正在快速萎縮，貨櫃拖頭數量不斷下降是一個明顯的癥狀。至於旅遊業，同樣也是過分依靠內地市場，更碰到澳門

的強大競爭，今天正處於十字路口中。

香港的經濟，絕不可能單以國際金融中心來作定位。記得多年前，台灣計劃代替香港的國際營運中心地位。旁觀者清，反而人家比我們自己更能看得清楚香港的潛在定位優勢所在。目前，香港是東亞地區首位國際營運中心。海外企業及跨國公司在香港設立的地區總部或行銷中心近四千家，吸納的香港員工超過十萬人，為香港國際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發揮了重要的基礎作用。香港作為國際營運中心的地位不保，其他業務都自然會萎謝

一向以來，新加坡不遺餘力與香港在爭奪海外公司；上海近年也成為與香港爭奪總部經濟第一位置，而北京作為首都的吸引力也不容低估。

據報導，上海將繼續大力吸引跨國公司全球總部和地區總部、投資性公司、研發中心、營運中心、金融結算中心、倉儲和分撥中心、跨國採購中心等「總部經濟」外資企業投資落戶，細化並出台相關鼓勵政策和法規。今年年初，上海總部經濟促進中心發佈上海首張總部經濟地圖，圈定了十六家將予以重點扶持的總部經濟基地，勾畫出上海市「花開四處」的總部經濟戰略。到二零一零年，上海舉辦世博會的時候，在滬的總部經濟外資企業將有望超過六百家。上海擁有外資企業中國(全球)總部數量將超過香港。⁴

中國地大物博，大可從北到南同時擁有北京、上海和香港三個國際營運中心，彼此都能享有不同的空間。但是香港在這方面歷史悠久，條件優厚，卻不努力經營，要是眼巴巴的把老大哥的地位拱手讓給上海的話，不但是沒有出息，同時也首先為國際金融中心亮了紅燈。

2007/11/3

(《中國評論》2007 年 12 月號)

⁴ <http://sh.xmnext.com/shizheng/2007/02/12/259344.html>